**淝水之战**

**出场人物**

**东晋**

谢安——字安石，名士，丞相

谢石——字石奴，谢安六弟，尚书仆射、征讨大都督、征虏将军

谢玄——字幼度，谢安之侄，北府兵创建者、统帅，前锋都督，冠军将军

谢道韫——谢安侄女，谢玄长姐

谢琰——字瑗度，谢安之子，辅国将军

桓冲——将领，荆州刺史

邓粲——桓冲之佐吏，荆州别驾从事史

桓伊——字叔夏，音乐家，名士，西中郎将

孙绰——字兴公，谢安之友，名士

王献之——字子敬，谢安之友，名士

刘牢之——字道坚，北府军参军

**前秦**

苻坚——皇帝、大秦天王、氐族

苻融——苻坚之弟，阳平公

苻丕——苻坚之子，长乐公

苻宏——太子

苻诜——苻坚少子，中山公

姚苌——龙骧将军，羌族

尹纬——字景亮，尚书令史

慕容垂——前燕降将，冠军将军，鲜卑族

慕容暐——原前燕皇帝，平南将军，慕容垂之侄

慕容农——慕容垂之子

慕容绍——慕容垂之侄，其兄慕容恪之子

朱序——字次伦，度支尚书，东晋降将，原襄阳太守

朱彤——秘书监，将领

权翼——左仆射，将领

石越——太子左卫率，将领

梁成——将领

**其他**

信使

士兵

拓跋部老者

**第一幕**

**第一场**

**太极殿 苻坚及前秦众将官**

苻坚 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

朱彤 陛下应天顺时，恭行天罚，啸咤则五岳摧覆，呼吸则江海絶流，若一举百万，必有征无战，晋主自当衘璧舆榇，启颡军门。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将追之，即可赐命南巢。中州之人，还之桑梓，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

苻坚 吾之志也。

权翼 臣以为晋未可伐。夫以纣之无道，天下离心，八百诸侯不谋而至，武王犹曰，彼有人焉，回师止斾。三仁诛放，然后奋戈牧野。今晋道虽微，未闻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江左伟才，可谓晋有人焉。臣谓师克在和，今晋和矣，未可圗也。

苻坚 ……诸君各言其志。

石越 吴人恃险偏隅，不宾王命，陛下亲御六师问罪衡越，诚合神人四海之望。但今岁镇星守斗牛，福德在吴，悬象无差，不可犯也。且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在于人，昌明其孙也。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贰之衅。臣愚以为，利用修德，未宜动师。孔子曰“逺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愿保境养兵，俟其虚隙。

苻坚 吾闻武王伐纣，逆岁犯星，天道幽逺，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国而为勾践所灭，仲谋泽洽全吴，孙晧因三代之业，龙骧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

石越 臣闻纣为无道，天下患之。夫差滛虐，孙晧昏㬥，众叛亲离所以败也。今晋虽无德，未有斯罪，深愿厉兵积粟，以待天时。

姚苌 陛下德侔轩唐，功髙汤武，威泽被于八表，逺夷重译而归。司马昌明因余烬之资，敢距王命，是而不诛，法将安措？谚云“凭天俟时，时已至矣”，其可已乎。

苻坚 不错。

慕容垂 陛下，孙氏跨僭江东，终并于晋，其势然也。臣闻小不敌大，弱不御强，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况大秦之应符，陛下之圣武，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白盈朝，而[蕞尔](http://baike.baidu.com/view/491894.htm)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昔晋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张、杜数贤而已，若采羣臣之言，岂能建不世之功？

苻坚 卿所言正合朕意，与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赐卿帛五百匹，愿自勉之。

苻融 陛下，请听臣弟一言。

苻坚 博休，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羣议纷纭，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

苻融 岁镇在斗牛，吴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晋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愿陛下纳之。

苻坚 博休，朕真对你失望，汝乃吾弟，当解吾心，怎可畏敌不前耶？汝复如此，天下之事吾当谁与言之！今有众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称令主，亦不为闇劣。以累㨗之，威击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终不以贼遗子孙，为宗庙社稷之忧也。

苻诜 父皇，臣闻季良在随，楚人惮之；宫竒在虞，晋不窥兵，国有人焉故也。及谋之不用，而亡淹岁，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阳平公国之谋主，而陛下违之。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窃惑焉。

苻坚 国有元龟可以决大谋，朝有公卿可以定进否。孺子言焉，将为戮也。

苻坚 道安公，汝道㝠至境，德为时尊，朕特许你登临庙堂以议政事，朕常以此为荣。朕平天下后，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谒虞陵于疑岭，瞻禹穴于会稽，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

道安 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逍遥顺时，以适圣躬。动则鸣銮清道，止则神栖无为，端拱而化，与尧舜比隆，何为劳身于驰骑，口倦于经略，栉风沐雨，䝉尘野次乎？且东南区区，地下气疠，虞舜㳺而不返，大禹适而弗归，何足以上劳神驾，下困苍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茍文德足以懐逺，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

苻坚 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天生蒸庶，树之君者，所以除烦去乱，安得惮劳。朕既大运所钟，将简天心，以行天罚，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尧有丹水之师，此皆着之前典，昭之后王。诚如公言，帝王无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义举耳。使流度衣冠之胄，还其墟坟，复其桑梓，止为靖难，铨才不欲，穷兵极武。

苻宏 父皇，吴今得岁，不可伐也。且晋主无罪，人为之用，谢安桓冲兄弟，皆一方之儁才，君臣戮力，阻险长江，未可圗也。但可厉兵积粟，以待暴主，一举而灭之。今若动而无功，则威名损于外，资财竭于内。是故圣王之行师也，内断必诚，然后用之。彼若凭长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门不战，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气疠，不可久留，陛下将若之何。

苻坚 往年车骑灭燕亦犯岁，而㨗之天道幽逺，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灭六国，其王岂皆暴乎？且吾内断于心乆矣，举必克之，何为无功？吾方命蛮夷以攻其内，精甲劲兵以攻其外，内外如此，安有不克？

道安 太子之言是也，愿陛下纳之。

苻坚 轩辕，大圣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犹随不顺者，从而征之。今天下垂平，惟东南未殄，朕忝荷大业，巨责攸归，岂敢优游卒岁？不建大同之业，每思桓温之寇也。江东不可不灭，今有劲卒百万，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遗晋若商风之陨秋箨，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实未解所由。

苻融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亡。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

苻坚 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大运。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吾将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坏大谋！汝尚如此，况于众乎！

苻融 陛下三思！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且臣之所忧非此而已……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竒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

苻宏 丞相去世之时曾言，“晋朝虽僻处江南，但为华夏正统，上下安和。臣死之后，愿陛下千万不可图灭晋朝。”丞相助父皇平定北方，增强国力，尽职尽忠，所言无失。就算父皇不纳我等之谏，也当考虑丞相的遗策！

苻坚 景略去世之时形势与如今不同，如今国富民强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且朕已取得襄阳，只需一步便可实现统一天下之志。若景略在此，定当不阻朕志。唉，天不助我，令景略早亡！

苻融 景略不欲陛下攻晋，其意非止于此！陛下听信鲜卑、羌虏谄谀之言，采纳良家少年利口之说，臣恐非但无成，亦大事去矣。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雠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

慕容垂 平阳公何出此言，我等虽为异族，赖陛下之德得以全身立命，自降秦以来，尽力辅佐，未有二心。圣上既有统一天下之宏愿，正赖我等统兵之将以助之，此正是我等报恩之时，自当誓死效忠，以供驱驰，怎敢有不臣之念。

苻坚 道明、景茂诸将均随朕征战多年，屡立战功，朕得以统一北国，抵御桓温，都仰赖诸位之能。朕从未有民族偏见，诸位皆是国之功臣，博休休得乱言。

姚苌 我等敬佩陛下之贤，倾心归降，蒙陛下恩德已数十载，我等虽非氐族部将，但从未见嫌。陛下志在天下，终将履至尊而制六合，各族贤才各尽其用，岂会内怀此等小孔之见？平阳公屡次向陛下诬陷我等，是为何意？莫非妒我等之能，我等不死，似难平公忿？

苻坚 景茂，博休亦是为我大秦着想，只是心直口快，愿卿莫怪。

苻融 唉，陛下轻信异族之言，必留后患。

苻坚 够了，此事休得再提。所谓筑室于道，沮计万端，吾当内断于心矣。晋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吴者，天下何由一轨？吾计决矣，不复与诸卿议也。博休，你统率骠骑将军张蚝、抚军将军苻方、卫军将军梁成、平南将军慕容暐、冠军将军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朕将亲率六十万大军随后，即日启程。景茂，朕封你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从蜀地进攻荆州，以为策应。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以委卿。

权翼 王者无戏言，此将不祥之征也，惟陛下察之。

苻坚 此乃朕之决议，卿不必再说此等无凭之言了。

姚苌 陛下放心，臣自当揭心尽力，助陛下完成宏愿。

苻坚 哈，如此一来便万事俱备，待得平天下，定六合之日，朕将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令三军做好出战准备，讨伐吴越，统一天下！

**第二场**

**谢安别墅，设宴，众歌妓，桓伊吹笛，谢安、桓伊、孙绰**

谢安 叔夏这曲《梅花三弄》我最为喜欢，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真花中之高士也。

孙绰 叔夏御宴高歌，清越慷慨，风流俊爽。当年于青溪畔与徽之吹笛，笛音三弄，千古传颂。

桓伊 兴公过奖了。我闲好吹笛，便于这宴会之上，献丑助兴。

谢安 公岂是闲好吹笛，听说公驰骋疆场，尚自作曲弄乐。

桓伊 丞相雅好音乐，可不在我之下。自谢万将军丧，公十年不听音乐，我常叹之。及公登台辅，期丧不废乐。

谢安 音乐、书法皆为清雅之事，行之如隐。我虽身在朝堂，心不忘东山之志。

孙绰 丞相才识沈敏，却多年隐居不仕，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清谈高论，饮酒赏乐。人皆云“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丞相出山，实乃苍生之幸。

谢安 逸少曾言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但当知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我也并不想为苍生所限，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

孙绰 目下正值乱世，我朝固守江南，我等朝臣只思游乐，了无北伐之志，乃至北虏屡犯我境。君有经世之略，正该如此。

谢安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苍生乃至社稷，都不过是我们偏爱而制造出的概念，背道而生。人抑或时代，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我们之所为，也不过斥鴳腾跃，鹪鹩巢枝。鲲于东海，化而为鹏，择时而飞，才可见大地上苍生之所未见。只是即使扶摇直上，却仍心系于地，终不免为己所限。

桓伊 原来洁身自好的谢东山也心怀家国之事。

谢安 并非我心怀家国之事，而是我身处家国之中，顺其自然罢了，我只是在等待时机。

桓伊 如今时机已到，而君仍在此饮酒赏乐。

谢安 君言北秦的事么。

桓伊 不错，苻坚已率百万大军奔我而来，丞相尚在此志存高雅，宴客谈玄，或许不出半年，在座诸公便都为异族所虏。对我们自然是快事一件，但对江左第一风流来讲，似乎可不太雅观。

谢安 风流云云不过虚名而已。名者，实之宾也。我视之如敝履，若苻坚能为我除去，我再高兴不过。

孙绰 丞相莫要说笑。秦国兵多将广，实力强盛，慕容垂、梁成等都有万夫之勇，内又有苻融辅政。如今苻坚已统一北方，秣马厉兵，虎视眈眈。去年襄阳已被攻破，我国门户大开，已是待宰是牲。

谢安 请君稍安，苻坚若敢犯境，我自有对策。叔夏，你可有什么新作令在下瞻赏？

桓伊 近日正为陈思王《怨歌行》作曲。

谢安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事有见疑患。”唉，或许与秦国此战之后，君当为我奏之。

桓伊 丞相言重了，尚未开战，似有归志。莫非已有退敌之策？

谢安 我将以北府兵拒之。

桓伊 嗯，谢玄将军所领北府精兵在下领教过了，确实可敌强秦。

谢安 这次秦国南攻，我欲将国家托付于这支军队之上。

桓伊 只是兵力相差悬殊，如何应对，还当早做准备。

谢安 嗯，叔夏，此次令你随玄儿出战如何？

桓伊 丞相安排，自当领命。

传令官 丞相大人，荆州刺史桓冲将军拨调三千将士援守建康，现已在城外驻扎。

谢安 看来幼子还是对老夫不放心呐。

孙绰 三千兵士虽然不多，但若都城真有万一，或能解燃眉之急。桓将军真是大局为重，心思细密。

谢安 传令官，你去告诉那三千将士，就说多谢桓将军的心意，不过京城这边老夫已经有所安排，兵革无阙。荆州防守事关重大，让他们还是回去助桓将军加强西边守御吧。

传令官 是。（退）

桓伊 我料丞相定令其退回。

谢安 两军对阵，若自己已先失去信心，就已经输了大半。何况若秦军已临都城，区区三千将士又能有多大作用，那时已无可挽回。但若桓将军与幼度他们西北两方配合默契，防守得当，都城将无危矣。

孙绰 丞相雅量，为何总能临危不乱，气定神闲？十几年前与你泛舟东海，风起浪涌，我等接畏惧，独君吟啸自若。

谢安 君未闻天籁乎？“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桓伊 兴公，圣上既已将前线之事托付于丞相，我等又何必多事。蒙丞相破费宴请我等，莫要将这肴馔浪费了。

谢安 正该如此，诸公宴后，一同作画吟诗如何。

桓伊 如此甚好。

**第三场**

**桓冲行营 荆州 桓冲 邓粲**

桓冲 你说什么？丞相让你们全部返回？

将士 是，他说京城那边他自有安排，令我们专心守卫荆州。

桓冲 正是因为京城空虚，让我无法专心应战，我才派你们去的。你们此行，京城守御如何？

将士 京城毫不似大战将至的样子。谢丞相他……

桓冲 谢安怎样？

将士 我们到达之时，丞相不在府中，竟会同宾客在郊外别墅中饮酒作乐，谈玄论道。

桓冲 唉，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难道他有十足的把握？你先下去吧，众将士远行辛苦，先各回本营，整顿休息，做好战前准备。

将士 是。多谢将军。（下）

邓粲 将军不必担心。丞相乃当世名士，博物多闻，谯郡桓彝曾赞其“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后来更是受到王丞相的器重，实有王佐之才。丞相既然说已有安排，我们大可不必多虑。

桓冲 我也知谢安有庙堂之量。他当年做我大哥帐下司马，大哥对他敬重有加。大哥死后，他能使我们桓家与谢家势力平衡，分理长江中下游，保持了我朝长期稳定，我亦对其十分佩服。我气量和涵养都不及谢安，所以我才甘愿出让扬州刺史，出镇西陲。但毕竟我乃统兵将帅，那谢安却是一介文人，不闲将略。我军与秦军兵力相差悬殊，就算有奇策良将，欲取胜也风险极大。可他作为三军统帅，却仍在游山玩水，悠游自得。

邓粲 丞相运筹帷幄。襄阳城破之后，秦虏势大，日益猖獗，屡犯我境，陛下因诏求文武良将镇御北方。丞相不顾众议，力荐其兄子谢玄，故拜玄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镇广陵，于北府筹组新军，玄亲自训练。这只北府军，收揽了大批南迁的才略将士，与北秦多次交手，竟战无不克，成为我朝一支劲旅。此次丞相亦定会委其重任。

桓冲 就是什么北府兵我才担心，那个军队里皆是不经事少年，年轻识浅，毫无战斗经验，既寡且弱。那慕容垂却是身经百战，战无不胜，将如何抵御？这是战争，可不是游戏，数万将士性命皆系主帅一念之间，稍有不慎就会断送。天下事可知，恐怕你我都将做亡国奴了。

邓粲 自古无恒强，无恒弱。若此战我国真难逃一劫，那也是大势所趋。江左士族固然沦为异族之奴，那也是运数如此。但依在下看来，当今之世，风起云涌，英雄辈出，待得风头稍弱，天下必将一变。但此时时机未到，此变恐怕不在你我有生之世。

桓冲 统兵之将最不可信所谓命运之论，先生道广学深，既如此说，我也不愿多言。丞相既已有理会，亦多想无益。

邓粲 将军亲率大军镇守荆州，苻坚忌惮，必遣重兵至此，将军不可不小心防范。

桓冲 唉，襄阳被破，我责任重大，本力图镇守捍卫国土，却终令朱序将军被俘，我之罪也。后欲北伐收复襄阳，哪知却败于慕容垂，令众将士多有伤亡，我之罪二也。此战我誓保荆州，力拒秦虏，定不再累国家。这就去犒劳三军，抚慰将士。

邓粲 将军礼下爱士，实乃社稷之幸。

**第二幕**

**第一场**

**谢安府 谢安、王献之**

王献之 先生的行书近年来愈发清隽了

谢安 能受到你这位书法名家的称赞，吾倍感荣耀。

王献之 先生过谦了，先生之字山林妙寄，自发淡古，足见先生悠远淡薄之志。

谢安 献之，你还记得当年，咱们与你父亲共赴会稽山阴之兰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畅叙幽情，酣畅淋漓。逸少微醉之中，振笔直遂，写下一篇《兰亭集序》。通篇充盈淡和空灵之气，潇洒自然，用笔平和奇崛，大小参差，浑然天成，真乃行书中的极致。你父亲的书法令我悠然神往，那次雅集之后，我便开始向他讨教行书。

王献之 如今先生的行书悠古淡雅，与亡父之遒媚飘逸又自不同。若说亡父是纵情山水，先生更像是要入化于山水之中。只是……

谢安 只是缺了实感，终归有所隔膜。

王献之 先生明见。

谢安 献之，你应该懂得我的心思。自吾弟万死后，谢门无人，家族利益之类，本非我所在意之事，只是当年桓家独掌大权，可与之抗衡的唯你我两家而已，而太原王氏独力难支，若我谢家衰落，江左士族之间的平衡必将崩坏，晋室亡国不远矣。我被迫出山辅政，但时刻不忘东山之志。

王献之 人生天地间，奄忽若飙尘，皆是过往而已，先生虽身陷世中，又何必自为所縻。

谢安 你从小便清格雅意，深得我心，此点上又比我更胜一筹了。

王献之 并非如此，我才学风度怎敢与先生相比，刚才的话只不过是不在先生的位置空谈而已。我亦深恶为官，但却赖家族声望得以安身立命。虽蒙主恩，但娶公主舍发妻之罪，尽我余生也难以挽回。当年妥协之时便已遗失了自我，活至今日，聊以慰藉者，也仅剩这传自亡父的一笔字了。我不断地练习，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依稀见到往日真实的自己。

谢安 不错，人生于世，总不免身不由己，能如嵇中散至死仍以真性情处世者，古往今来又能有几人。桓将军的事如此，如今的战争亦如此而已。嘿，只是那苻坚必不做此想法。

王献之 不管怎么说，当年多亏先生出山坐镇朝堂，一力阻止桓温将军篡位之心，否则晋廷不存，我等皆不知所往矣。

谢安 桓温将军也是世之英豪，欲望乃人性之常，不同之人所求各异罢了。只是那时候匡扶纲纪，维持稳定，是在让我深感疲累。桓温死后，为了能继续保持士族势力平衡，也花了不少心思。好在其弟桓冲将军继任，深明大义，与我两家达成一致，才有今日之局面。否则秦国大军压境，国内分崩离析，这片土地必将再次陷入混战，这个时代也就无人能够驾驭了。

王献之 先生谈笑风生，从容不迫，那时桓温埋伏兵士欲杀先生，先生也能轻松应对。及至后来，更是几次谈笑间挽国家于累卵之际。今日才知，原来先生也深为所累。

谢安 世间俗世，令人烦闷得很。我之夙愿，仅是归隐山野，吹雪听竹，饮酒作乐，却未能如愿。唯一让我欣慰的，就是隐居东山之时得以圣人之道教养众小儿。如今玄儿，琰儿都已成才，所领北府兵将士英勇善战，我可以放心以国家托付之。还有道韫，最得我心，神情散朗，有雅人深致，丝毫不逊于当今名士。

王献之 二嫂才情盈溢，风韵高迈，令我敬佩不已。上次代我与客辩诗，立意高远，见识广博，在做宾客尽皆叹服。

谢安 献之，当年与诸位高士兰亭雅集的情景，吾未曾有一刻忘记，如今年事渐高，更是魂牵梦萦。众小儿已成长起来，国家已有所托，此战之后，我必重归东山。只可惜我在人世时日已不多，当年兰亭雅集的盛况，今世恐怕再难见到了。

王献之 待先生归隐之时，我必再次召集天下名士，共聚会稽山，饮酒赋诗，到时便请先生为之作序，岂不美哉。

谢安 哈哈，你的心意老夫心领，若到那时我仍幸得不死，必应你之邀。

传令官 报告丞相，前锋将军谢玄求见。

谢安 呵呵，他还是耐不住性子。让他进来。

谢玄（上） 三叔安好。哦，子敬兄也在。

王献之 幼度兄，别来无恙。

谢安 玄儿，看你神色慌张，来我府上有何要事？

谢玄 我特来报知丞相，前秦皇帝符坚亲率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羽林郎三万，共计九十万大军向我国进发。前锋正南大将军苻融率步骑二十五万，已临淮水。

谢安 嗯，还挺快的嘛，真不愧为北族精兵。对了献之，我记得你今日本欲与我赏鉴你的新作，带来了吧。

王献之 带来了，刚刚与先生谈得兴起，竟而忘却。我幼时曾思，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近年来自觉书法造诣更上一层，因而依此思路，研究体格之变，打破楷书、行书、草书的界限，创此行草之体。这是我写给朋友的几个字，写完后觉得基本符合吾造体之本意。所以想向您这位行书大家请教。赏鉴不敢当，还请先生批评。

谢安 鸭头丸……！献之，你这十余个字令我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行草之体，既有行书之飘逸，又有草书之流畅，流美恣逸，挺然秀出，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真是书法佳作。

王献之 先生一言，令我大受鼓舞。

谢玄 三叔，那苻坚挥师百万，扬言投鞭断流，其志不小，誓灭我晋国。圣上加封叔父为征讨大都督，统领诸军事。如今已大军压境，建康一片震恐，叔父怎还如此从容淡定，与子敬兄研究什么书法？

谢安 玄儿，无需担心。时代奔涌不息，变幻无常。高义之士，当于这洪流之中，弄潮而上，岂可兀自惊扰，自乱阵脚？

谢玄 丞相，侄儿即将出战，请问丞相，北府兵虽然勇猛，但以我八万兵力抵挡苻坚百万大军，如何克敌制胜？

谢安 已别有旨。

（谢安欣赏鸭头丸帖，不复言）

谢玄 既然如此，侄儿静候叔父指令。

谢安 嗯。

（谢玄下）

谢安 嗯，此作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枯润有致。再配以错落有致的词句，更以流畅超然的行草写就，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表现得恰到好处。你的性格比你父亲更加放达豪爽，书法也更开张超逸。

王献之 亡父生前便致力于鼎革汉魏以来书法之旧体，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我既突破古法，则不理会后世子孙耻笑。

谢安 不破除旧法，如何有所发展，哪有耻笑的道理。你承继父风而别树一帜，必能传至后世，供子孙仿效。

王献之 先生过奖了。

谢安 献之，如今大战将至，我想去看看你嫂子。

王献之 我全家恭迎先生。

**第二场**

**姚苌行营**

姚苌 哈哈，此次那苻坚给我极大兵权，又不与主力部队一路。他对我如此信任，就以为我应该对他感恩戴德么？我为他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当年慕容氏个个作战骁勇，要不是有我在，燕国如何拿得下来？我本来就要统一天下，自称皇帝，什么龙骧将军，我才不稀罕。龙骧将军，哼，真是讽刺。已经十几年了吧，我大哥，堂堂我族酋长襄战死的情形却仍历历在目，好似昨日。苻坚当年雄姿英发，气势不凡，我等尽皆折服。但谁能想到，正是这个英俊少年，以龙骧将军之位，结束了大哥的生命，也给我族带来灾难。之后，我们族人颠沛流离，那苻坚小儿却因战功，得登帝位。我虽率众归降，但时刻不敢忘却兄之遗志。还得多谢苻坚多年经营，统一了各部，此次伐晋战争，将官各怀异心，那慕容垂，嘿嘿，更是人中蛟龙，终不会屈于人下。此战我方兵力虽为对手十倍，但这种情况，即使是我也没有取胜的把握。不过若他此次拿下晋国自然更好，早晚有一天，我将率领本族将士，取了他的皇帝之位，这辽阔的土地就都归我了，我要将它们全部辟为牧场！

传令官 将军，尚书令史天水尹纬求见。

姚苌 请他进来。

传令官 是。

姚苌 如今皇帝不在，兄之旧部就接连拜访，看来我尚为失去威信。

尹纬（上） 恭喜将军！

姚苌 何喜之有？

尹纬 听说天王封您为龙骧将军，当年圣上正是以此建业，此位的殊荣可想而知。

姚苌 景亮兄好久不见，一来就讽刺我么。

尹纬 不敢。我来是想为将军谋之。

姚苌 哦？此时平静无事，谋划什么？

尹纬 平静无事？您也应该预见到此战的结果了吧，时代的大变革就要到来，将军若不早思后计，恐怕将会被他人抢占先机。

姚苌 景亮兄的话我不明白，此战之后，自然是咱们大秦天王平吴越，统天下而制六合，到时我平定有功，自会官进三级，坐享荣华，与他人何干。

尹纬 难道将军的志向就仅于此？那苻坚好存小仁，非于乱世为君之道。统一北方各部之后，首领皆委以重任，如今各部均思离叛，尤其鲜卑慕容，坚独爱之，今已权倾朝野，却皆有思归之志。若将军不趁此皇帝亲征之机脱离苻坚，确立自己的势力，等苻坚归来，慕容氏必会率先有所行动。

姚苌 尹纬，你竟说此叛逆直言。我本败军之将，受天王礼遇，拜为上将，蒙其恩德，自当以性命相报，怎敢有背叛之心！若不是念你尹家有助我父兄建业之功，我定当将你下狱，以谢天王。

尹纬 没想到将军竟也会被苻坚小惠收买。当年我们大单于勇敢善战，明察善纳，爱护子民，士众爱敬之。胸怀统一天下之志，怎奈却兵败牺牲，含恨而终，而杀了他的正是你的大秦天王！将军是大单于众族弟中最出色的一位，难道竟而忘却丧兄之痛，迫降之辱？如今苻坚骄矜失理，以疲敝之卒攻晋室相合无罪之兵，秦亡之兆已见，以将军威灵命世，必能匡济时艰，故豪杰驱驰，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从议，以副群望，不可坐观沈溺而不拯救之。

姚苌 哈哈，先生莫怪，因为先生突然来此说些叛离之语，我怕乃苻坚之计，故相试耳！我岂敢忘却亡兄遗志。

尹纬 我能理解将军之意，因此陈之以理。我尹家世代蒙羌部恩遇，不敢一日或忘。族人归降苻坚之后，尹姓都被禁锢不得出仕。我年至古稀，才得做令史小吏。苻氏之于我毫无留恋之处，将军不必见疑。

姚苌 我身为羌族首领之后，却不能为族人尽力，令先生屈于苻氏之下，枉费了先生一身才能。那苻坚为登帝位，连自己的亲兄弟都杀了，如今又在这里装什么仁义道德。我岂能如他这般无情，也不必跟他这种人讲什么仁义。他既杀我大哥，他日我必手刃苻坚小儿，为大哥及族人报仇！

尹纬 将军若心系苍生，胸怀天下，尹某愿为将军驱驰。

姚苌 能得先生相助，霸业可成也。等此战过后，我自当亲去拜访先生。

尹纬 不敢，老夫先代千万羌族同胞谢过将军垂念之德。[[1]](#footnote-1)

**第三场**

**谢安别墅 谢安，王献之，孙绰**

谢安 此处闲适宁静，无俗事嘈杂，若能终日居此山林之中，与诸公赏曲品茗，饮酒作诗，放眼古今，谈玄论道，何其快哉。

王献之 事到如今，丞相抱怨也于事无补。好在这宅院地处幽僻，环境优雅。丞相尚可至此解胸中愁郁。

谢安 唉，我只是为自己觅了一处逃离世事的归所。幸而尚有诸位陪我赏游。

孙绰 此刻苻坚大军压境，正值我朝存亡之际，丞相尚有心思与我等赏游？

谢安 正因非寻常之时，才约诸公至此游玩，平静心情。

孙绰 丞相雅量，临危不惧，处变不惊。

谢安 临危不惧，处变不惊？那只是说之容易。由于仍对世间有所留恋，放心不下，是故常怀惊惧之心。哦，玄儿来了。

谢玄（上） 三叔忽唤侄儿来此，可是有良计相授？

谢安 前番你至我府上问计，失望而返，又遣张玄再请。我料你在府外等候消息已渐焦虑，故唤你至此。难得今日众位名士尽聚于此，你就随我们一起赏玩山景，赋诗作乐如何？

谢玄 三叔请莫要戏弄，带兵之将，岂敢懈怠。秦军日益逼近，究竟如何部署，还望丞相示下。

谢安 你尚未见秦军，就如此慌张，将如何带兵？自襄阳失守，你独力在北府抵挡秦军数年，未见你如此。

谢玄 此次不同以往，苻坚倾全国之力大举南下，欲一举灭我晋国。对方虎视眈眈，我方也需尽早着手准备才是。这次叔父下的可是让子棋，对方又是先手，不知叔父有何退敌之策？

谢安 玄儿，我许久不与你对弈，今日乘兴下上一局如何？难得你出兵前还得闲适片刻，明日之后就见不到这番光景了。

谢玄 三叔既不给侄儿指示，侄儿也未能擅自发兵。今日无事，与三叔探讨棋艺也无不可。只是侄儿担心，叔父同时下两盘棋，是否还能得心应手。

谢安 你棋艺向来胜于我，与你对弈自然棘手。不过，另一盘棋部署停当，已入中盘。

谢玄 可主帅尚不知何往。

谢安 哈哈，早晚让你知晓。对了，不如今日这局就以这别墅做赌注，以助酒兴，如何？

谢玄 三叔莫不是要送侄儿这栋别墅？

谢安 哈哈，这栋别墅地处幽静，茂林修竹，我最为喜欢，岂可轻易与人。此番较弈，你心系别处，还在想着自己何所往，故胜负未可知也。

谢玄 叔父打算靠心理战赢我？

谢安 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能依托的只能是气度了。

王献之 二位欲探讨棋艺，以墅为赌，我们在此处，正好做个见证。

谢安 如此甚好。

谢玄 此处空气清新，令人心情舒畅。好，我就陪叔父于这危难之际，摆酒置棋。

谢安 如此故不失名将风范。

**第四场**

**谢安府，夜，谢玄、谢安**

谢安 我虽料你与我对弈之后不会愿意就此离开，但不想你竟主动提出赏游南山竹海，还与客欢饮至夜。你与我于清泉石上赌墅下棋，有何所感？

谢玄 与叔父一盘棋过后，心胸为之开阔，但觉尽览世间万物，不再纠缠于一时一刻的得失。叔父与侄儿对弈，以别墅做注，而与苻坚的战争则是以国家做注。虽有大小，而质无不同。

谢安 嗯，与人对弈之时，定当全神贯注，揭心尽力，却并非为了取胜，只是因为好胜。我们身处其中，不得不心为所系。而此刻忆及上午之棋，胜负早已不再重要，即使是那盘棋本身，日后也必为过往烟尘，飘忽而已。

谢玄 叔父的良苦用心我终于能体会了。

谢安 这么说你已经心情平静？

谢玄 我统兵多年，自然明白军以将为主，将衰则军无战心。如今强兵压境，众将士未免心生畏惧。我若也慌乱无度，就连仅有的一点心理优势也失去了。叔父游玩半日，夜间再唤我至此，授以指令，正是为此。

谢安 嗯，既然如此，我终于可以把前线战事交托于你了。

谢玄 玄必尽力而为。

谢安 前方传报，苻坚分东西两路进兵，姚苌、慕容垂由西线逼荆州，其弟苻融由东线取寿阳。荆州有桓冲将军重兵把守，足挡秦兵，一时该当无碍。彼大军远来，贵在神速。苻坚定知荆州难取，故必将主力开赴淮水，以助其弟迅速攻打寿阳，直入我内地。我方也不能久持，那慕容垂骁勇异常，征战以来从无一次败绩，不可正面与之为敌。虽仅是牵制，但久之恐桓将军难以抵敌。加之我军兵力与之相差太多，为今之计，只可迅速战胜其主力。我料双方在寿阳附近必有一战，已传书石奴，令其与瑗度引水师万人由淝水前往寿阳。

谢玄 寿阳现由徐元喜守卫，但城中兵缺粮少。苻融亲领大军前来，若六叔不及赶到，我恐寿阳不日将失。寿阳乃我国之门户，既已失襄阳，若再失寿阳，国将危矣。

谢安 战场之上，胜负难料，偶失只城片土，不见得就再无取胜之机。你可将北府精兵西调，抢占洛涧，控制淮河水域，确保粮道通畅。再与石奴会合，全力进攻敌军主力。

谢玄 三叔，我军兵少，以弱敌强，恐怕不利。

谢安 自我出山以来，一直贯彻从前王丞相的清静政策，二十年来总算国无内乱，君臣相睦。国家安定则民安居乐业，谷帛丰裕。北府军多招募北方流民，他们的愿望仅是我朝能收复失地，使其得以归还故土，故而将士上下一心。我军虽少，却可以一敌十。但我观秦国近年来多方征战，其民已乏，其国已衰。朝中大臣皆异族归降首领，必各怀异心。苻坚虽兵多将广，但其心离散。兵力虽锐，在我观之，如草芥耳。只需苻坚一败，各路兵马必乱，秦军可退也。

谢玄 听叔父一席话，大尉我心。若诚如叔父所言，苻坚虽百万大军，不足惧也。

谢安 生死有命，盛衰有常。我等既生于世，随其所遇，尽力而为便是。纵使国破家灭，又有何惧哉？孰强孰弱，孰胜孰败，千年之后，不过过眼烟云耳。

谢玄 叔父所言极是。

谢安 我本性喜清净，放浪而闲散，本欲在东山之上，教育子弟，访友清谈，就此终老。怎奈至四十余岁家族朝中人物尽数逝去，我终而被推向漩涡的中心。此后呕心沥血已二十载，实非我愿。

谢玄 叔父有经国才略，为何不愿出山辅政，以安黎民？

谢安 本性如此，不可逆也。可我却教你们常怀家国之志，安定天下，造福苍生。

谢玄 我等苦读诗书，饱学兵法，正是为了今日之势，如历战争，国家临危难之际，得效微薄之力。

谢安 玄儿，我众子侄中，你最富智略，道韫最具才气。道韫结姻王家，为国内政局稳定作出重大贡献，而你亦常怀报国之心。故我举荐你去防御北方，你果然不负所托，培养的北府兵如今竟成我国之砥柱。

谢玄 叔父过奖了。叔父甘违众意，举荐亲属，侄儿怎敢丝毫懈怠，令叔父为难？

谢安 我倒是不在意世人眼光，我但为之，是非功过，待后世之人评价。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得将你们几个培养成才。我垂垂老矣，即将从这个舞台退场，然而时代的风云变幻才刚刚开始。自三分归晋后至今已逾百年，时间虽兀自奔流不息，但时代却早已凝固不变。我们都处于时代的夹缝之中，不管是我还是苻坚，在此战中不管如何努力，在这片凝固之中，也注定不能开创新时代。但我有所感，这场战争将成为打开局面的关键。我希望你记住，不管这次大战结果如何，天下都必会重新陷于混乱，百姓将再受涂炭，但大势如此，非人力所能挡之。然乱世必出英雄。待到群雄崛起之时，域中竟为谁人之天下，还未可知也。我仅是传承者，如今已完成使命，将你们引入这变革的大门。而你们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还需由你们自己作出决定。

谢玄 莫非叔父打算战后退出政坛，重归东山？

谢安 唉，那是我平生所愿。如今你和琰儿都已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将领，我将国家之事托付于你们，也可放心离去了。

谢玄 侄儿明白了。叔父既如此说，我不复多言。

谢安 有一事我尚有所虑。如今你北府军势大，此战又担负重任，战后必将成为朝中各势力争夺的对象。而你们北府将领作为这即将到来的大时代的先驱者，不仅将见证，还将左右这个时代的走势。你作为北府军统帅，需担当起把持方向的重任。

谢玄 是。叔父重托于侄儿，我定会妥善处理上下，请叔父放心。

谢安 嗯，你军中参军刘牢之，你视之如何？

谢玄 刘牢之骁勇善战，又好读诗书，颇能用计，确是难得的贤才。

谢安 嗯，我观刘牢之自恃谋勇，恐不可独任。

谢玄 是，若有变动，我将采取相应对策。

谢安 嗯。你明日将要出征，此战正当你施展才能，我在此敬候佳音。

谢玄 是。叔父早些歇息，侄儿回去了。

谢安 去吧。

**第三幕**

**第一场**

**寿阳城外，苻融行营， 苻融、梁成、石越**

苻融 我们既得这寿阳城，形势极为有利，众将士都辛苦了。

石越 寿阳位临淮水，乃战略重地，易守难攻，本以为会更难打一些呢。当年攻襄阳城用了整整一年，没想到这寿阳两个月就攻下来了。

梁成 寿阳地位重要，晋国怎会仅派如此薄弱的兵力防守？

苻融 晋国的主将谢石、谢玄等大队兵马尚未到达。我军的行进速度看来是超乎谢安的预料啊。

梁成 我军此役抢占了先机，先胜一筹，西线慕容垂也已攻占咽喉要地郧城，牵制了桓冲兵力。我们若能一鼓作气渡过淝水，长驱直入，取下晋国指日可待。

苻融 皇兄信人过深，用人不疑，使各族首领虎视眈眈，欲谋复国。当日我等接劝皇兄不可攻晋，但兄不纳。如今倾全国之力大举攻晋，若稍有不慎，国家元气必有损伤，让异族有机可图也。既然如此，此战就输不得了。我等也只好奋力一战，助皇兄实现宏愿。

石越 不错，此次逆时出战，不比从前，如今我军虽胜，还应步步小心为上。

苻融 晋将胡彬率援兵死守硖石，我军久攻不下。皇兄率领的主力部队尚在项城，如此形势，欲全面攻晋，尚不到时机。

梁成 我已率军稳据洛涧，截断淮河交通。我军已成包围之势，胡彬粮草供应不接，久之粮绝，不攻自破。

石越 前日见晋兵箕扬稻米，看来尚且兵多粮足。谢玄已率精锐北府兵八万赶赴前线，以应谢石。若待得其与胡彬会合，寿阳城恐怕得而复失。

苻融 若能得知胡彬军中虚实，也好早定计策。

将士 报告将军，胡彬派遣信使至谢石处送信，已被我军俘获，得书信一枚。

苻融 快呈上来。

梁成 哼，此时送信，多半是求救。信上写了什么？

苻融 真是天助我也！胡彬军中粮尽，向谢石告急。诸将请看。（递信）

石越 原来如此，看来扬米是诈，粮尽是实。

梁成 洛涧被我们截断，谢石水军虽强，但也难送粮草与他。谢玄的军队也快到了，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跟晋军主力首次接战了。听说北府兵骁勇，到底有什么程度，我倒想见识见识。

苻融 梁将军不可轻敌。你们兄弟驻守的洛涧是阻挡晋军控制淮水的战略要地，千万不可让他们攻下，否则晋军水陆并进，对我军十分不利。

梁成 是，请将军放心。若晋军胆敢进攻洛涧，我定会大破之。

苻融 梁将军乃我国一员猛将，有将军镇守，吾无忧矣。我这就派人快报皇兄，请其帅率主力速至，准备在此处与晋国决战！

**第二场**

**项城 苻坚行营，苻坚、苻宏、慕容暐**

苻坚 两军对阵贵在抢占要地，如今寿阳和郧城都已攻破，可从东西两路共同进攻，夹击晋军。当时朝中将官都劝朕不可伐晋，但今日之势却大为有利。等朕拿下建康之时，看他们还有和话说。

苻宏 我军虽首战告捷，但尚未与晋军主力交战，那北府兵不知战力如何，大意不得。

苻坚 这个我自然知道，但打仗也是要看气势。宏儿，博休刚从寿阳送来情报，言现在晋军人少粮尽，容易擒杀，但恐逃去，劝朕迅速进攻。

苻宏 若果真如此，真是令人振奋。

苻坚 毕竟我军兵力是晋军的十倍，且皆为骁勇善战的北国将士。那江左即使特意训练出专事战斗的北府兵，但也不过皆是弱冠书生而已。

慕容暐 陛下差矣，臣问北府兵招收的将士多是北方南逃的晋室子民，恐怕战力不在我军之下。

苻坚 即便如此，区区八万弱卒，抵挡朕百万劲旅也是妄想。只是朕不愿多行杀戮。从前在北方征战之时，每攻下一城池，总有将士掳掠残杀无辜百姓，常让朕心痛不已。此次踏入这江南沃土，文化之乡，朕誓不为此残暴无礼之事。到时攻陷建康，必传令三军，不动城内一草一木，有随意抢掠杀戮者，军法处置。

苻宏 陛下仁义被于海内，实乃天下苍生之幸。

慕容暐 只是两军交战，难免多有损伤。

苻宏 那么可派遣使者先至晋军，陈以利害，示我军之强大。若是彼献城归降自然更好，若是不肯归降，也可借机乱其军心。

苻坚 嗯，正合朕意。去年得襄阳太守朱序，多谋善断，有勇有谋，就让他去吧。

慕容暐 朱序，晋之降将也。此时交战关键时刻，令其出使晋军，需防有变。

苻坚 无妨，朱序虽为降将，朕待之不薄，几年来并无反迹，必不叛朕。让他出使晋军，也正好告知谢石叔侄，若降服我大秦，朕必会以礼厚待。朕欲率八千轻骑先赴寿阳，你们就与诸将率主力军随后赶来吧。

苻宏 是。既然如此，我等就先去做前进准备了。（二人下）

苻坚 统一天下乃功在当下利在千秋之举，南方士族皆好谈玄论道，桓温死后竟无一人有统一之志，那么这件事就由朕来做。待朕统一天下之后，他们世家大族仍可继续做他们的名士，寄情山林，乃他们的愿望，何故阻之？我要快马驰骋，先至寿阳，与博休商议策略。

**第三场**

**晋军营帐 谢石、谢琰、朱序**

谢石 次伦，别来无恙乎？

谢琰 次伦兄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

朱序 唉，败军之将，苟活至今，实在惭愧。

谢琰 次伦兄哪里话。当时我们兄弟皆调至西陲防御，襄阳告急，竟没能引兵相救，累你苦苦支撑一年多。后听说君兵败被擒，我们皆懊悔不已。

朱序 襄阳乃战略要地，圣上委重任于我，我却有负所托，已无面目再回晋朝。

谢琰 是叛将与秦军暗中勾结，献了城池，非君之过也。且那时苻丕、苟苌、石越、慕容暐、慕容垂等诸多猛将合力围攻襄阳，那桓冲尚惧秦军之强而未敢出兵救援，若不是君在襄阳一力据秦，我们腹背受敌，恐怕形势更为不妙。这功功过过也不必再提了。

谢石 你既然已投降秦国，如今两军对垒，来我军营有何贵干？

朱序 大秦天王派我来劝降。

谢石 哼，就知如此。

谢琰 ……次伦兄，你既降秦，我们无权置喙。但我们已决心与之相抗，虽死无憾。即使是你来劝说，我军也不会动摇。你还是回去告诉苻坚，让他堂堂正正打过来，我们自当迎战，不必费什么心思劝降了。

朱序 哈哈，就知道瑗度你会这么说。看来尊父已有善策抗敌了吧。

谢石 朱序，你已是我军叛将，失节降秦，戴罪之身，还有何话可说。

朱序 石奴公，我知你对我不齿，恐怕朝廷内外都耻笑我不忠。我虽没什么可为自己辩解的，但还望您先听我一言。

谢石 ……嗯。

朱序 襄阳城破之日，我被擒至长安，本欲誓死以报晋室。怎知那皇帝苻坚，我不管怎样骂，也不生气，还在我面前杀了献城叛将。我见其豪俊不凡，大度容人，文学优良，内政修明，竟是难得一见的明君圣主。我服其雅量，这才降了他。

谢石 哦？你对秦主如此称誉，看来是真心归降了？

朱序 不错，我确是真心归降。若不是天王令我至此处劝降，恐怕我将于北国就此终老。

谢石 ……哦？如此说来，你到此除了劝降，似乎还有别的话要说？

朱序 我随秦军南下，清楚秦军的情况，此次是来献策的。

谢石 ……

谢琰 次伦兄！太好了，你果然还是不忘我晋朝。不瞒你说，那梁成骁勇，驻守洛涧，秦军百万之众又虎踞寿阳，我们苦思不得破敌之法。兄此来，如魏武得许攸也。

朱序 其实你们无需担心，如今秦国的主力部队六十万尚未赶到，盘踞寿阳的仅是苻融率领的前锋部队二十余万众，以你们的精锐北府兵克敌制胜不成问题。但机会难得，时间紧迫，需趁秦军主力尚未到达之际，迅速进攻，只要击破其前锋，错其锐气，便可大败秦军。若等百万之众齐至，以双方兵力之悬殊，将实在难以抵敌。

谢石 ……以弱敌强，应以逸待劳，以疲敝敌军为先。寿阳西临淝水，而我军水师一向胜于北军，因而苻融不敢贸然渡河。所以我本计划坚守不战，等待时机。但既知秦军主力未至寿阳，便需另做打算。

朱序 石奴公明鉴，秦军虽远道而来，但国富民强，我晋朝虽亦繁荣富饶，但若打消耗战，恐怕并没有把握能胜。且公不闻天王投鞭断流之语么？

谢琰 但我听说苻坚近日已至寿阳城内，将亲自指挥作战。君认为以我八万精兵，对抗二十余万秦军，有多少胜算？

朱序 秦军虽众，但各族混杂不一，将士各怀异心。天王以为拥有百万之众就无可匹敌，但殊不知祸起萧墙。在我看来，此战将士的多寡强弱尚在其次，重在心理战。而在这一点上，晋朝将士抗击秦军入侵，保卫国家，而秦军却是各自盘算利益得失，因此晋军已经胜了。公等只需战前鼓舞士气，秦军那边我自会从中策应。

谢琰 好！叔父，时不可失！次伦兄既已如此说，我们就从他之言，主动向秦军出击吧。

谢石 若是我们主动出击，那么此战即将成为决定我国存亡的关键。若是得胜，此战将为千古传诵；但若是败北，我们将再没有足够兵力抵挡秦国大军，我国也将面临王国的命运。

谢琰 不错，打仗就是一场场以生命、财产、名誉做筹码的大赌注。苻坚此行倾全国之力，正是将其一切赌在这场战争上。叔父，这次轮到我们来下注了！

谢石 ……次伦，你将军情告知我们，此后将背负两次背叛之名，也没关系么？

朱序 没关系。……说实话，在这件事上，我也踌躇了很久。正如您所说，无论如何，在城破投降之时，我就已经刻上了罪之烙印。罪恶只要一沾身，之后也就无所谓了，我注定已无法洗清罪孽。我将用余生承担当时的决定，但却不会因此悔恨，因为降秦也好，今日之事也好，都是凭我自己的意志做出的决定。

谢石 你此次协助我军，是想为当时的罪做些补偿么？

朱序 开始我以为是，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我只是单纯凭我的喜好罢了。苻坚虽为明主，但我还是喜欢自小成长的江南，还有你们这些多年的朋友。我深知我此次的决定，关乎国家的存亡，几十万人的生死。助晋助秦，将会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如果即便如此，我还将赎罪这种私人感情强加入这个决定中，他日又如何面对阵亡将士的英灵。到那时我才会真正为我的决定懊悔。

谢琰 ……次伦兄……

谢石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你既然是以这种心情做出的决定，我也选择相信你的话。我们会尽快部署，待玄儿至此，令他派遣北府兵精锐，进攻洛涧，直驱淝水！

**第四场**

**洛涧，夜，河对岸为梁成军营 刘牢之，众兵士**

刘牢之 将士们！这此次战役贵在神速，而这洛涧则是阻挡我军前进的大碍。若能取下洛涧，我军就可长驱至淝水，歼灭秦虏先遣部队，收复寿阳！众将士都是前锋都督亲自训练了七年的战士，是如今我华夏大地上最强的战斗部队——北府军的士兵。谢丞相此前将国之大事委托于我们，今日正是我们报国之时！

众兵士 攻下洛涧！直渡淝水！

刘牢之 洛涧守将是秦虏最强将领之一梁成，其人虽壮勇，却狂傲轻敌。我们正是要利用这一点，拿下这场战役。洛涧地势险峻，水流湍急，若正面突破，损伤必众，而你们都是将与北虏大军决战的宝贵战力，不需白白在此牺牲，因而令你们夜袭敌营，出奇制胜。那梁成自大，必定不防，成败在此一举！

众将士 必奋力一战！

刘牢之 那梁成阻涧布阵，约两万兵力，四倍于我，诸位需小心了。

将士甲 苻坚丈其势大，犯我国土，我们保家卫国，理所应当，万死不辞！

将士乙 没错，不能让他们在得意下去了。

众将士 奋力一战！万死不辞！

刘牢之 好！前锋都督既将此重要的任务交托于我，我定要攻破这洛涧，斩梁成首级，不负都督所托。

**第五场**

**秦营，火光四射，梁成着睡衣提枪上**

梁成 为什么他们会此时攻进来？没听过我的名号吗？

兵士 将军！东侧营寨已被晋军攻克！

梁成 可恶，我的战马呢？速速迎战！没想到今日竟被黄毛小儿算计！我向那苻融保证过洛涧不丢，怎可在此败阵？天王统一天下的愿望那么强烈，增令我倾心叹服。若是因我的缘故令南蛮有机可乘，我有何面目再见天王！传令众将士，死守洛涧，有退缩者斩！若能保住此地，我命丧于此罢了。

刘牢之 梁成！你在这里！你弟弟梁云已经被我砍了！你速速投降，饶你不死！

梁成 嘿！黄毛小子竟敢向我叫阵！就陪你玩玩。

（二人交战）

兵士 将军，敌人绕至我军后方，阻断退路，我军腹背受敌！

梁成 我不是说了吗，不许退！——啊！竟然中了一刀！

刘牢之 分心可是自寻死路哦。（又砍一刀）

梁成 嘿，你还真有点本事，到底是何人？

刘牢之 你对战的是北府军的参军，吾名刘牢之，请将军记住。

梁成 原来这就是北府兵的实力。看来我也好，天王也好，都轻视你们了。

刘牢之 现在知道已经晚了。将军的命运就到此为止吧。（斩杀）

（梁成死）

刘牢之 众将士听着！敌军主将梁成已死，迅速荡清残余兵力，莫令敌军逃过淮水！

众将士 是！冲啊！

**第四幕**

**第一场**

**寿阳城城楼，天气阴沉，苻坚、苻融上**

苻坚 梁成将军随我征战多年，屡立战功，竟然败于北府兵之手，没想到那支新起的部队竟然那么厉害！博休，登上这寿阳城城楼，能看到对方部队否？

苻融 前日張蚝将军敗謝石于淝水之南，错其锐气。如今两军隔江列阵，使之不能渡。淝水距离这寿阳城不远，当能看得很清楚。

苻坚 嗯，朕要亲眼见见能够打败梁成将军的部队是何等军容。

苻融 那边便是敌军军营。

苻坚 ……！

苻融 皇兄，没事吧，脸色如此苍白。

苻坚 博休，我本以为我大秦兵多将广，将士能征善战，晋国偏安江左，朝臣皆好谈玄论道，不谙军事，平定江南不会比当年平燕国更难。但今日一见其军队，部阵严整，法令有度，此亦劲敌也。即使兵少，亦可以一当十，即使是我大秦，欲战胜这样的军队也很困难。

苻融 如今已经出征，一路征战至此，不管敌人是强是弱，我们只需考虑如何破敌就是。

苻坚 这点道理我还是明白的。是我不顾众臣反对，执意出征，怎能退缩。只是我现在竟感到莫名的恐惧。

苻融 恐惧吗……我从没有见过您如此。当年臣与王丞相随您东征燕国，几次遇到危机的状况，但您都能镇定自若，指挥有度，凭您高超的军事才能渡过难关。今日之事虽有不利，但我方还是占有更大胜机。您这绝非因看到敌军精锐而感到的恐惧，以您的胸怀，不会因为这种事而退缩。……果然还是这次的代价太大了么？

苻坚 ……博休，从小你就是众兄弟中最能理解我的一个。如今我身为大秦天王，言行受万人瞩目，但有些话，也只有跟你说了。

苻融 您是大秦天王也好，平民百姓也罢，我都以成为您的弟弟为荣。

苻坚 其实一直以来，总有一种一定不能输的感觉围绕着我。所以我才能登上天王之位，扫平北方各部，励精图治，悉心经营，一步步带领我秦国成为当今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从前我认为这是我的志向和决心，但在这次做出大举伐晋的决定时，群臣皆反对，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都只是在害怕失败而已。所以我才会不纳众臣良言，执意出征，只是不相信我竟会害怕，所以跟自己赌气。

苻融 您在害怕什么？

苻坚 博休，你自小和我在一起，应当了解我是在何种期待中成长的吧。

苻融 兄长自小聪慧过人，深得祖父喜爱。人皆言兄有霸王之相。日后必定大贵。

苻坚 我向来不信鬼神。长安小儿曾唱“草付臣又土王咸阳”，你道这是谶语么？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个巫咒。我虽并不是在意他人的评论，只是这些期待，无形中给我加上了极重的责任。即位之后，我立志经世济民、统一天下，兢兢业业，勤俭治国，生怕稍有不慎，有负所望。

苻融 身为帝王，压力自然非常人可想。

苻坚 此次出征，我虽有百万大军，但常怀不安。好像有人紧跟在我身后，持刀威逼，无论我怎样逃怎样喊，也不离去。但我却不能转身。这种感觉，越向南走越强烈。就刚刚我看到敌军的一瞬，他一刀砍下了我的头颅。

苻融 皇兄，还请您放宽心。若是觉得此战多有不妥，此时回军，尚且不晚。

苻坚 誓师已出，怎可回军？我心已决，不论如何艰难，此次必与晋一战。

苻融 皇兄，容臣再说一句。慕容子侄以亡国之臣却担任我朝中枢要职，各族贵族皆委以兵权，臣弟担心的，正是他们会趁此次大举伐晋，后方空虚之时，有所行动。国内未安，而如今战事又起，此绝非善举。兄长宽厚仁义，信任过深，臣斗胆进言，那鲜卑、羌等各部各怀反志，臣句句肺腑，绝非妒能进谗之辈，望兄长明察！

苻坚 ……博休，我又怎能不知你为人？你所说的各部异心之事，其实我早有察觉。姚苌、慕容垂等皆蛟龙也，志存高远，气度不凡，必不甘心臣服于我。但你可明白，正因各族首领皆有复国之心，各怀异志，我才必须尽快与晋朝一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令各族渐去异志，和平共处。

苻融 恕臣鲁钝，愿闻其详。

苻坚 此战之后，朕将平定江南，统一天下。到那时，由于战乱而流离至南方的北方遗民便可自由回归故土，而北方部族也可迁移至江南安居，不需再受严寒之苦。到时候我必休养生息，劝课农桑，推行教化，整顿吏治。从此天下再无战乱，各族友好交往。这才是我向往的大同之世，而这场与晋朝的战争，正是通往这个世界的大门。

苻融 兄长为国爱民，不论族类，胸怀何其广阔。若此盛世得以实现，苍生之福也。臣先前进言防范外族，与兄比之，真乃浅陋之见，深感惭愧。

苻坚 唉，人类或为财富，或为权力，亦或为生命，或为信念，往往竟至互相残杀，手足之情不顾，朕从小深痛恨之。朕登皇帝位，非以正名，你是知道的。伯父过世后，我大哥生即为皇帝，怎奈却荒淫残暴，视生命如草芥，大殿之上便随意砍杀官员，百姓更是深受其苦。我与亲兄法，实在无法忍受，与其等待被杀，我们宁愿反之。但那可是弑兄篡位之事。从朕登位之时便立重誓，此生命已非我所有，我定当为国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苻融 臣弟那时尚幼，只记得苻生倨傲残暴。皇兄杀之自代，乃是为国除害。皇兄即位之时，国内一片萧条，百废待兴。您爱国爱民，百姓深受所惠。一次连年大旱，您减少自己的膳食，撤销歌乐，改换布衣，百官减少俸禄，与民休戚，总算顺利度过灾难。后来我大秦统一各族，日渐强盛，皆陛下之功德也。

苻坚 我能带国家走出困境，也算稍减心中罪恶之感。只是我为了实现我自己的志向，却不得不出去一切阻碍。那时兄法亦有夺权之意，我却为了保住地位，将他赐死。那是我一生所做的最痛苦的选择。但即使将终生背负弑兄的罪恶而活，也不能容人阻碍，因为我早已没有退路。我大秦自先王建国之初便将统一中国当成使命，取国号为秦，年号皇始，其意正是要向秦始皇一样，完成统一大任。传至我处，终于国力渐强，得以独立，不需依附于人。朕从未将归并北方部族视作目的，二十年的经营都不过是手段，而最终目的，从来只有统一天下一个。此时我国实力已无可匹敌，不进攻江南，实现统一，更待何时？何况我子侄虽众，其才智皆不如我，若朕尚不能解决各族相争，击溃晋国，子孙何人能为之？先祖宏愿又将何时得以实现？我已亲手杀了两个兄弟，发誓只有我才能完成的霸业，若在此功亏一篑，将来又有何面目面对祖先？

苻融 我本以为皇兄自傲于我大秦之强，是而攻晋，没想到您却有这么多考虑。臣一介武夫，才智远不及兄，但兄之胸襟气魄，远志宏愿令我深感折服。臣在此以性命为誓，必会尽我所能，助陛下完成宏业。即便马革裹尸，在所不辞。

苻坚 博休，容我以一个兄长的身份感谢你。有你相助，大业可成矣！……啊！博休，那边是什么山？

苻融 那边？哦，其名为八公山。相传当年淮南王刘安同七位王公在此炼丹制药，最后终于飞升成仙。后人为纪念八位仙人，名之为八公山。

苻坚 白日飞升？真是开玩笑。昔秦皇汉武，成就千秋伟业，却皆信鬼神，可朕偏不信。命有尽而世无常，人生在世，俯仰之间，但求尽其所能。大限将至，坦然赴死，无怨无悔，岂不壮哉！不过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在此信誓旦旦呢……可是博休，那山上影影绰绰的是什么？

苻融 应当是八公山上草木。

苻坚 不对，你看清楚些！那是敌人的军队，满山遍野。难道是晋国主力部队到了？竟有这么多，何谓少耶？博休，快派人侦察敌情！

苻融 皇兄！请您镇定。看来您是太累了，快回去休息吧，军队的事就先交给臣弟。

苻坚 好，好，博休。有你在身边，朕能安心矣。

（同下）

**第二场**

**王府，中庭，天气阴沉，谢道韫倚靠廊椅，谢安上**

谢安 白雪纷纷何所似？ 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道韫 叔父！您怎么来了，也不事先通知我一声。

谢安 我跟献之一起过来的。他对你可是崇敬有加，你幼时这咏雪名句，一时盛为传诵，你的名声也从此广为名士们所知。

谢道韫 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叔父还提它做什么。叔父在这个时机来看望侄女，该不会仅为闲聊陈年往事吧？

谢安 哈哈，你现在已为王夫人，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嘴里这么不饶人。

谢道韫 叔父常言，为人处世以真性情为贵，侄女深受叔父教诲，还从未做过有违本性之事。

谢安 嗯，在我教养的子侄当中，就数你聪明才辩，至真至性。我身在其位，经常不得已权宜事人，而你却能做到我所不能之事。

谢道韫 时代的波动永无止息，叔父身处其时，独挑谢家大梁。我知道您不忘东山之志，但命运逃避不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像兄弟们一样，为叔父分担责任。

谢安 道韫，果然你最能理解我。若你生为男子，以你的才华，成就当不逊于王家诸子。

谢道韫 对于我来说，男儿女儿都是一样……除了不能率兵打仗。叔父今日为何看起来有些紧张？我从未见过叔父如此。应该不会是因为这场战争吧。

谢安 我看上去紧张么？也就你会如此说了。

谢道韫 叔父平日闲淡潇洒，但胸怀国家大事。如今正值国家存亡之际，叔父责任重大，自然也比他人多虑一层。

谢安 此战我国取胜虽并非易事，但我相信玄儿他们的能力，足以抵御秦军。秦国虽有百万之众，但上下离心，不足虑也。且我尽人事而已，就算国破，也是天数使然，亦不足虑也。你见我有紧张之色，其实并非如此，我大概是有些兴奋。

谢道韫 兴奋？侄女实在不解。

谢安 你刚刚也说了，时代的川流奔腾不息，你我不过是黄河中的一颗沙粒。然而自始皇制六合之后，每过数百年，世间都会发生巨变，时代的洪流都会改变流向。巨变之前，风起云涌，然而最后能改变洪流走向者，数人而已。当今时代，群雄逐鹿，此次秦晋之战，即将拉开时变的序幕。不管这次战争过程如何曲折，双方必有一亡，从此之后百年之中，这片土地即将迈入新人崛起，英雄辈出的时代。而你们兄妹，正是这个时代中的佼佼者。我即将完成将孩子们引入新时代的使命，若得以在此战后还归东山，就此终老，此生也无憾了。

谢道韫 叔父……我得以嫁入琅琊王家，使王谢联姻，也算尽自己之能，为谢家及晋室出了一份力。夫君虽无才，却忠厚坦诚。叔父所说的新时代，我等自会妥善处之，不劳叔父费心。

谢安 此场战争过后，不管我国是输是赢，我以及参战的谢家子弟，都必将受到皇帝和众大臣的猜忌，我当此位也不久长，谢家恐怕也将就此衰落。虽然将你拉进这浊世我深感惭愧，但我来此正是想拜托你，在我不在之时，希望你能相助玄儿琰儿，担当起平衡王谢势力的重任。

谢道韫 是，叔父，请您放心。不过，我今日终于明白当年叔父执意不肯出山的原因了。叔父不出则已，尚得清闲，一旦复出，便再难放下，殚心竭虑。

谢安 我也不欲那个爱管闲事的我出现，但怎知一句世人的讥讽就将他拉进了我的人生，从此一过数十载。“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逸出少当年之言，如今我才深有体会。

谢道韫 啊，下雨了。

谢安 变化无常的天气，但正是你的变化无常成为了你的恒常。你以恒常为生，人却以恒常为死；人之变化，忽然而已，但在生人看来，却是永恒。如此得以死生齐一。

谢道韫 叔父，我们快进屋吧。

谢安 是啊，今日似乎有些累了。（同下）

**第三场**

**寿阳城， 苻坚、苻融、石越、慕容暐、朱序**

苻坚 谢玄遣使传书，曰两军逼淝水置陣，乃持久之計，请朕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速决胜负。众将军之意如何？

石越 敌军来信催战，恐怕其中有诈。如今我主力未至，不如稍事整顿，待大军到来，一举灭之。

苻坚 前日朕登城遥望八公山上人影绰绰，还道晋军大队兵马埋伏与此。及白天观之，才知是山上森林树木。定是那谢玄小儿故布疑阵，乱我军心。我们不知对方虚实，故而迟虑。若将士见此，恐怕士气低落，畏敌不前。我大军至此时长，恐久之生变。

朱序 臣前日尊陛下之命至晋军军营，劝谢石叔侄弃甲归降。那知对方非但不听臣言，反而大怒，突袭了梁将军营寨，令我军丢失要地，实乃臣之过也。但臣借机探其军情，得知晋军仅八万人在此。且皆年轻将士，无临战经验。我军劲旅，身经百战，必不输与彼。

苻融 如此说来，此次到前线来的只是谢玄带领的北府兵。那谢安将国之大事托付孩子们，也太不慎重。不过如今令晋军取得洛涧，控制了淮河水域，运兵运粮，水陆并进。而我军远道而来，运输不便。若僵持日久，恐于我军不利。

慕容暐 不错，晋国强盛，军队当远不止八万。若是彼主力部队先于我军到来，到时将胜负难料。望陛下决之。

苻坚 多亏先生探得军情。朕本一片好意劝其归降，哪知却损我爱将，朕之过也，必报此仇。若果真如先生所说，目前我军尚占优势，此时决战，正当时机。

石越 就算决定于此决战，也当令对方退后。两军对阵，己方先退，于军不祥。

苻坚 若是令其先退，我军渡河，北方将士不习水性，对方以水军击之，如之奈何？不如将计就计，我军稍向后撤，当对方全部渡入淝水中央时，再以铁骑冲杀，当可获胜。

慕容暐 陛下圣明，此计大秒！

苻融 臣亦认为此计可行。骑兵乃我军所长，以我之长对之，令其水师无法发挥优势。就算那谢玄有何诡计，也定不使其有可乘之机。

石越 陛下若行此计，当先做准备，以备万全之策。择日再另致书谢玄，令其过江，以取得主动。

苻坚 没那个必要，石公如今怎么畏首畏尾？若如此，谢玄必有所防备，计不可为也。博休既已同意，朕意已决。令三军后退二十里，骑兵列于两翼，待晋军渡水之时出击，与之决战！灭江南，平天下，在此一举！

**第四场**

**谢玄军营 谢玄，桓伊，刘牢之**

桓伊 幼度，那苻坚果然中计，瞭望台传来消息，秦军已经开始后退。

谢玄 嗯，闻次伦之言，大慰我心。出发前三叔曾对我说，秦军上下离心，不足为惧，当以士气胜之。如今观之，三叔所料丝毫不差，真令人佩服。秦兵虽众，既有突破之法，已不值一提。

桓伊 我观丞相淡然安闲，似乎毫不以战事为意，原来却早有计议。如此说来，秦军军心动摇，只要稍加刺激，必会溃散，这与我们的北府将士可是天壤之别。

谢玄 有兵士如此，这可是不可一世的大秦天王失察了。有洛涧之败，其锐气已坠。我已派人在敌军中极言我军之强大，此一退，必人心惶惶，不可复止。

刘牢之 苻坚作战有勇有谋，既同意后撤，必另有打算。若是趁我军渡水之际，引骑兵冲杀，我军损伤必众。

谢玄 无妨，六叔已率水军从侧面掩护。何况又有次伦从中策应，定不使苻坚调动一兵一卒。

刘牢之 如此甚好，看来已万事俱备，众将士也摩拳擦掌，只待与秦虏决一雌雄。

谢玄 牢之，此次淝水之战，关系晋室存亡，只许胜，不许败。北府军是我亲手训练，建军以来首当大战，丞相对我们信任有加，全权托付于我。你乃北府军大将，望你此战建立功勋。

刘牢之 都督放心。都督对牢之有厚恩，我必誓死相报。

谢玄 好！我们走吧。传令全军，在敌军停步之前抢渡淝水，出其不意，追击秦军。驱逐秦虏，保我家国！

**第五场**

**淝水古战场，秦军后撤中，兵士甲乙丙丁**

兵士甲 知道吗，晋军兵力不止八万。听说天王前几日登寿阳城，见不远处八公山遍地是大军埋伏。

兵士乙 啊！满山都是？那到底有多少人马！为何不告知我们？

兵士甲 大概是怕我们心生畏惧，临阵脱逃吧。

兵士丙 早听闻晋军强大，就算是这八万人马，也是传闻中的北府精兵。战力恐怕在我们之上，连梁成将军都败于北府之手。

兵士乙 如此说来，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兵士甲 此次后撤，说是要引晋兵渡河，设计歼之。但我看多半是晋军势大，天王见无法取胜，遂令我们撤退。

兵士乙 可是为何行进如此缓慢，且只令退二十里？

兵士丙 莫非是让我们殿后阻挡，好令天王及主帅们安全撤离！

兵士甲 说不好。天王及阳平公行事，非我等普通士兵能料啊。我们就只能听从命令，就算天王令我们自杀诱敌，我们也只好照办啊。

兵士乙 不要啊，我家里还有妻小，我可不想死在这里！

兵士丁 喂，你们在胡说什么！天王宅心仁厚，礼贤爱士，我等随天王征战海内，多受恩泽。难道你不知么？怎能如此诋毁天王。

兵士甲 正因为我们多受恩泽，所以死了也是应当——会这么想的，可不止咱们这些做士兵的。

兵士丁 ……天王志在天下，虽然我没什么本事，起不了什么作用，但能为天王的宏愿添一份力，以报答天王的爱民之心，死了也是甘愿。

兵士丙 爱民之心，岂止天王才有？

兵士甲 是啊，你别说得那么伟大。我们鲜卑慕容氏若取天下，治理的不会比你们氐族差。

兵士丙 我本羌族子民，世代居住蜀地沃土，却被征调到这关中不毛之地，如今还要被迫打这没把握的仗。

兵士甲 咱们何苦为氐族的什么宏愿卖命？

兵士乙 等一下，后军怎么乱作一团了。

后方众兵士 北府兵冲过淝水攻过来啦！我们抵抗不住！快传报天王及阳平公！

兵士乙 什么！不好！这么下去，我们都要命丧于此了！

兵士甲 还是先跑为妙！

兵士丙 对！还是保命要紧！我若能活着离开此地，打算逃回故乡去了！

兵士丁 也罢。还是等阳平公来援，在做准备！

（众兵士哄散）

**第六场**

**淝水古战场 苻坚，苻融，兵士**

苻坚 后军怎么如此喧闹？

苻融 难道出什么事了？

兵士（急上） 报告天王！晋军正在抢渡淝水，为首的是谢玄、刘牢之，已率北府精锐猛攻我军后方部队，将士们支撑不住！

苻坚 什么！他们竟趁我军尚未退完之时渡淝水？

苻融 唉！我们只顾考虑退完后引兵冲杀，竟然没想到还有这手。

苻坚 传令前军，停止前进，掉头迎击！

兵士 是！

苻融 这次我们失算了！皇兄，我军在撤退之时后方遭遇强敌，只怕众将士离散奔逃，不思拒敌。还是先让臣弟到后军看看情况，争取压住阵脚。若是敌人实在厉害，请皇兄迅速撤离，不可恋战。

苻坚 朕乃大秦天王，怎能关键时刻自己逃走，置这二十余万将士生命于不顾！朕在此指挥前军迎战，博休，后方就交给你了。敌将厉害，万事小心！

苻融 是！皇兄保重！

（骑马奔至后军。兵士互相推挤践踏）

苻融 喂，你们在干什么！别跑啦！

众兵士 快逃命啊，我们已经败了！

苻融 （抓住一人） 谁说我们败了！

兵士 啊，将军！

苻融 这仗我们还没打，怎么就能败了！谁教你们这么说？

兵士 是度支尚书大人！

苻融 朱序！可恶！那时让他劝降，谢玄反而主动出击洛涧，我就觉得奇怪。他果然背叛我们！哼，应该说他果然没有背叛晋朝么。

兵士 将军，还是快撤吧！对方太厉害了！

苻融 什么厉害！都是你们这些家伙没用，竟然被谣言蛊惑！你们，都不许退！快点回身迎敌！你们是我大秦精兵，怎么能惧怕这种程度的敌人！大家跟着我冲杀过去，区区八万兵马，定将其杀个片甲不留！

将士甲 是！大家跟大将军冲啊！

众兵士 快跑啊，晋军杀过来了！

苻融 你们听到没有！不许逃！朱序在何处？我定要杀了他！

朱序（远处） 秦兵败矣！秦兵败矣！大家快逃命吧！

苻融 哈，你在那儿！你等着，我这就让你如愿！（奔近）

苻融 朱序！你这奸贼，看我砍了你！

朱序 啊！

苻融 啊！怎么回事，战马竟然中枪！（马倒，摔下受伤）

北府兵 这就是秦军统帅苻融！我砍倒了他的战马！大家一起上，擒贼先擒王！

苻融 嘿，我苻融还不至于输给你们这些黄毛小子！一起上吧！

（北府兵一起对战苻融，被苻融砍杀者众多，余者不敢在上）

苻融 怎么了，再来呀！有我在此，不叫你们再前进一步！

（前秦兵士多有回身助阵）

刘牢之（上） 真不愧是苻融将军，有万夫莫当之勇！还是让我来做您的对手吧。

苻融 小孩儿，你是何人？

刘牢之 吾名刘牢之。

苻融 原来就是你！有本事杀死梁成将军的人。

刘牢之 不错，正是我。虽然您已身受重伤，又已经和这么对人对战，我此刻来，胜之不武。但战争并非游戏，只要是站在这个战场上，我们都已做好了必死的觉悟。我会杀死您，然后去追击苻坚。

苻融 哼，口气不小，你以为你胜得了我么。

刘牢之 不知道。只有奋力一战。

苻融 好小子！我这边也是如此！废话少说，上吧！

（二人交战，刘牢之胜。）

苻融（倚在一棵树上，受伤极重） 原来如此，你竟有如此实力，怪不得梁成将军会败给你。

刘牢之 梁成败阵是因他自大轻敌，而您是因兵阵溃散而气愤烦乱，谢玄都督利用你们的弱点，故能出奇制胜。我不过是为之前驱而已。

苻融 胜不骄，好，真是将才。

刘牢之 今日您死于我手，还有什么想说的么？

苻融 哼，我还不需要小孩儿同情。我听信你们诡计，累皇兄未能达成宏愿，恨不得羞愤自杀。来吧小子，再跟我战上三百回合！

刘牢之 你只求力战而死，我就成全你吧。

（二人再战，刘牢之一刀砍下）

苻融 啊！——我要死了。真是遗憾。皇兄口中的大同世界，我也想亲眼看看。没想到通往那个世界的大门竟成了我的坟场。皇兄，即便没有我在，也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够如愿。（倚树而亡）

刘牢之 以受伤之身独抗数万精兵，还能撑这么久。即使是敌人，也值得尊敬。

谢玄（上） 牢之，这边怎么样？

刘牢之 敌军统帅苻融战死。

谢玄 哦！……既然如此，秦军退势已不可逆。我们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寿阳！

刘牢之 好，走吧。

朱序（跪） 苻融将军，在下实在抱歉……请您安息。

**第五幕**

**第一场**

**慕容垂军营 慕容垂、慕容农、慕容绍、慕容暐**

慕容垂 陛下远来辛苦，一会儿为陛下洗尘压惊。

慕容暐 我大燕已在我手里亡国多年，如今为人驱使，冠军叔怎么还称我陛下？

慕容垂 我大燕终有兴复之日，到时自然还政于陛下。此地无外人，故以故燕旧时称呼唤之。

慕容暐 称呼什么的无所谓了。天王在淝水为晋军所破，令我护送夫人先行北归。

慕容垂 天王现下怎么样了？

慕容暐 我离开之时，天王右臂中流矢。虽受了些伤，性命该当无碍。只是天王从前有志必成，如今却为晋军所败，统一大业无望，其弟平阳公又因此而亡，只怕内心受了不小刺激。

慕容垂 唉，可惜天王一世英名，竟而断送于此。

慕容暐 没想到秦国百万大军，一役尽失，仅冠军叔的三万军队得以保全。我收到这个消息后，提议天王先与叔父会合，再一同归还长安。

慕容垂 如此也好。那我就先令军队转至项城，以迎天王。

慕容农 父王，农有一言。农闻秘记曰：“燕复兴当在河阳”。自王猛死后，秦之法制，日益颓靡，今又恃其强大，务胜不休，今败于晋，殃将至矣，图谶之言，行当有验。父王宜结纳英杰以承天意，时不可失也！

慕容绍 所言极是。如今秦国兵疲于外，民困于内，冠军叔仁智英拔，必能恢复燕祚。我等虽亡国而事异族，意在爱身以待时耳。今时机已至，望王叔决之。

慕容垂 先前尚在长安之时，我虽想到此战败多胜少，却力劝天王出兵伐晋。正是想借伐晋失败，国内动荡的时候，借机谋求兴复我大燕。可是如今天王受伤败走，我却不忍乘人之危。

慕容暐 实不相瞒，来此路上，叔父德也曾劝我趁秦军力大损，杀苻坚以复国。我身为燕国皇帝，收聚族人，重建故国乃是分所应当。苻坚犯我国家，令族人受亡国之辱，我之仇敌也。但是，天王对我们燕国遗臣可谓仁至义尽。王猛几次进言天王杀掉我们以除后患，但天王不纳其言，仍信任我们如兄弟。以我个人而言，受其恩德不小。而同样作为一国之君，天王此刻的心情我深能体会，又怎忍加害之？我虽回绝此事，但却建议天王来冠军叔这里。我等皆有复国之心，如今天赐良机，杀苻坚取其旧部，兴复大燕，一举可成，全待冠军叔自决。不过今日观之，叔似乎与我心思相近。

慕容垂 不错，当日我为慕容评及可足浑太后所恨，被迫西奔秦国避难。天王执我手云，要与我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后令我回归本邦，世封幽州，如此可使我虽去国不失为子之孝，归秦不失事君之忠。天王为我想的如此周到，全为成我之义。而我正当走投无路之际，得遇知遇之恩，实是感动至深。

慕容暐 当年若不是您一力抵挡桓温进攻，恐怕我们早已为晋国所灭。叔父评因你功高生妒，竟暗结太后谋害叔父，我听说后实在对您抱愧不已。

慕容垂 陛下不必如此，毕竟与陛下无关。我只是痛恨慕容评，为乱害国。我若和他兵戎相见，国内必定大乱。当时秦国觊觎在侧，不宜生变，又念他为宗族骨肉，我宁避之于外，也不愿为此乱宗误国之事。后来他被俘至秦，我几次请天王杀之，天王却施仁义不肯为，反而封其要职。我虽念及天王之德不复进言，但毕竟我爱妻死于他手，此仇必不忘却。

慕容暐 天王待我慕容氏不薄，我等虽为亡国之虏，天王却信任不疑，仍待以国士之礼，慕容子弟皆托以重任。

慕容垂 天王的恩德不敢或忘，此次我誓不背之而去。待迎到天王，我当将这三万余秦国兵士交还天王。

慕容农 父王不迫人于险，其义声足以感动天地。只是夫取果于未熟与自落，不过晚旬日之间，然其难易美恶，相去远矣。

慕容垂 我身为大燕子民，复兴国家义不容辞。只是不义之举，终难为之。待将天王送归长安，我自会与陛下召集旧臣，借机脱离秦国，东还故土，重建旧国。到时再与天王部将周旋到底，即使多有困难，我也将尽力为之。苻坚的时代将要过去，到时辅陛下归政，陛下英明仁义，体恤爱民，这辽阔的北国就由我们慕容氏治理，岂不快哉！

慕容暐 我已是笼中之人，已再难回故乡。且大燕于我手中而亡，我弃族人苟活至今，乃国家的罪人。我早已打定主意，今后不论慕容氏任何伯叔兄弟，但有志复我大燕者，我都会以我的方式全力支持辅助，但让我这个罪人重登帝位就无必了。冠军叔才智冠勇，战无不胜，志向宏愿，气度不凡。若您能重振我大燕，是我鲜卑之幸也！

慕容垂 陛下过誉了，我也只是一介凡人，实不知是否能承此大任。陛下既有此等之心，臣不复再言。必当揭心尽力，兴复国家，以报陛下。

慕容暐 有冠军叔此言，大燕复国在望矣。等您得到机会在外起兵，可先称王，我在秦国也会有所行动。若是您收到我去世的消息，就自立称帝吧。

慕容垂 陛下此言，臣不胜惶恐。陛下还当保重贵体，若臣有朝一日得创基业，定当接陛下回国。

慕容暐 叔父的心意我领了，今后的事今后再说吧。还是先准备一下，回去迎接天王。

慕容垂 不错。今日陛下及天王后先休息一下，明日启程。[[2]](#footnote-2)

**第二场**

**谢玄别墅 谢玄与孙绰下棋**

孙绰 自从与秦国开战以来丞相似乎找在下下棋更频繁了。

谢安 棋瘾不可挡啊，幼度又去前线，不在身边。你右上角可快被我歼灭了。

孙绰 棋盘上的战争不过是游戏一场，在下与丞相下的棋可不在同一层面。

谢安 哦，是么？那只是我们在下以自己为棋子的棋时还未能至超然之境。是游戏还是现实，不过是局中之人对得失的重视程度不同罢了。

孙绰 那么丞相对得失的重视程度呢？

谢安 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这样你右上角算是死了，这局我又要赢了。

传令官（上） 报告丞相，前锋都督谢玄将军传来军情，请丞相过目。

（谢安看完情报，放在一旁）

谢安 哦，君此手大妙。不过可惜，却掉入我的圈套中，这就破你的阵。

孙绰 哎呀，原来还有这手，是我大意了。

谢安 你看，分心果然是临阵大忌。

孙绰 丞相，要在下做到您这么神定气闲实在有些困难。不知大都督信上所言，前线战况如何？

谢安 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儿辈已破敌。

孙绰 哦，真的！真是太好了！丞相如此淡然，难道早就料到会有此结果？

谢安 嗯？在你棋错一着的时候。看，如此以来，你还不认输么？

孙绰 丞相最后一手釜底抽薪，实在是妙招！看来我此局又难以挽回了。不过，我虽输犹喜。丞相，今日就恕在下不多奉陪了，既有如此喜讯，我要快些回去告知妻小。

谢安 嗯，那恕不远送。先生改日定要再来和我下上几盘。

（孙绰下）

谢安 不过此时苻坚可不似你这般畅快了。怎么回事，感觉内心无法平静，看来该回去休息一下了。哎呀，屐齿竟然断了，看来我还是涵养不足，我在高兴什么？此次战胜强秦，我父子皆着大勋，必为朝廷所疑，看来我需要尽快找个机会告老还乡。对了，献之约我日后再于会稽山兰亭雅聚，我就先回会稽吧。原来如此，归隐东山的愿望终于有望实现，这是何等喜悦，我实在无法掩饰！[[3]](#footnote-3)

**第三场**

**路上，夜，苻坚独自，远处路边坐着拓跋部老者，苻坚未见**

苻坚 没想到三个月前的百万大军，至今仅剩几千跟随在侧。我一意孤行，竟而使诸多将士葬身异土。你们的灵魂将往何处安息？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邪，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景略生前对朕言到，“善作者未必善成，善始者未必善终”。莫不是已料到今日之势乎？若景略在此，当不至使我如此！景略何在？博休！博休你此前告诫我不要伐晋，为何我未听你言？兄以为天运使然，蒙你不弃，可如今你的灵魂还能同你一样谅解我么？在我的道路上，已经害死了两个哥哥，没想到这番又有一个弟弟因我而死，我之罪重矣！上天，就只差一步，为何不让我如愿！既然一开始就是注定失败的命运，为何还示我以希望，为何赋予我这身志向和才能！不，都怪我自己，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风声鹤唳）

苻坚 这是什么声音！敌人追兵已至，向我叫阵么！朕如今只剩几千疲兵，又草行露宿，昼夜不敢停息，至此已疲累不堪，如何再战！

（风声鹤唳）

苻坚 唉，是我的错觉么？还是先速与慕容垂会合，返回长安，再徐图打算。

（风声鹤唳）

苻坚 哼，大丈夫死则死耳，有何惧哉！我定力战而死，不使被擒受辱！……等等，谁在那里？ 怎会有人深夜在此郊外坐于路旁？莫非敌人早有埋伏？但似乎只是一个人，我且走进细看。哦，是位老人家。您从何而来？

拓跋老者 四方山野。

苻坚 腊月北风凛冽，您还是快回家去吧。

拓跋老者 回家？哦，我睡在那棵树下。

苻坚 睡于树下怎么行，老人家小心感伤风寒，不如先到我帐中歇息。

拓跋老者 呵呵，多谢天王的好意。不过老朽四海漫游，漂泊无定，早已习惯风露了。不过天王怕追兵赶至，您的营帐恐怕支不了多久吧。

苻坚 您怎知我是大秦天王？您到底是何方神圣？

拓跋老者 呵呵，陛下无需担心，老朽不过是个寻常的老头罢了。吾乃鲜卑族拓跋部人，刚刚无意听到陛下之言，故而知道您就是当今大秦皇帝。

苻坚 原来如此。拓跋鲜卑，是原漠北代国子民吧，为何在此？

拓跋老者 我不愿久居北方草原，欲见见这天下景色，故而南下寻师访道，一路游历至此，今有二十载矣。八年前，偶遇故乡族人，听闻氐族苻坚，自号大秦天王，灭我代国，首领战死。月余前，又听说这位大秦天王意欲大举攻晋，荡平天下。我便想来这里或能得见尊颜，不想在此土路之旁相会，实慰平生啊。

苻坚 老先生一番话实令我汗颜无地。我统合北方各部，只为此次之战，以为联合各族之力，必能实现统一之志。那知今日却功亏一篑，惨败至此。我真乃无能之昏君。

拓跋老者 非也，陛下乃英明圣主，若不是陛下，北方安得几十年安定治世？以老朽观之，错非在陛下，而在于陛下生不逢时也。

苻坚 愿闻其详。

拓跋老者 陛下志存高远，还是不听为好。

苻坚 老先生但说无妨。如今我心已灰，只愿闻老先生指点迷津。

拓跋老者 唉，陛下不必如此。岂不闻天下大大势，分久必合。春秋之际，五霸争雄，战国之时，七雄并立，纷争战乱五百余年，最后统一于秦。秦国灭亡之后，楚汉之争又起，而最后统一于汉。三国鼎足百年，而终归于魏。陛下此次败走，北方各部族恐将纷纷自立，天下将再次步入乱世。而乱世则必出英雄，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也。于这纷乱北国之中，早晚将现一英雄。夫英雄者，有包藏宇宙之心，吞吐天地之势也。到时众望所归，统一各部，结束混乱，开一世之功。而这位英雄可以是您苻氏子孙，可以是慕容氏，亦可以是我们拓跋部人。故非陛下不顺天应时，而是生于此世上之人，无论是多么开明伟大的君主，也无法把握时代之变革。我能知道的只是，这一天终会到来，但还需等待多长时间，就非人力所知了。

苻坚 您的意思是，我费尽一生数十载，仅是为开创乱世，成就英雄？

拓跋老者 陛下使天下为之一颤。

苻坚 哈哈！我怀安天下之心而致力于统海内而制六合，直至今日方知，我的所为反成乱天下之机！我有何面目复立于天地乎！

拓跋老者 陛下之功不下于开世之君，陛下之过亦不下于开世之君，何言无面目乎？况时代若不有变，安能有静？若无世之乱，安能有世之治？无死则不知生之贵，无失便不知得之喜。陛下饱诵诗书，广涉经史，岂不明此等道理，何必如此悲愤？

苻坚 唉，诚如先生所言，我不知何往也。

拓跋老者 陛下何所来，便何所往便是。

苻坚 何所来便何所往。好，好，人生正是如此。老先生保重，朕便去了。

（独自延原路走回。月明星稀。）**[[4]](#footnote-4)**

1. 淝水之战后天下动荡，尹纬辅姚苌自立，成为后秦开国元勋。姚苌死后，其子兴即位，尹纬一举击溃苻登，成就功业。其人性格刚直，苻坚临死时曾将其与王猛并论。 [↑](#footnote-ref-1)
2. 此番话本是慕容暐对其弟慕容泓所说。太元九年（384年），慕容垂在河北叛秦建立后燕，不久慕容泓也在关中建立西燕。慕容泓向苻坚要求送还慕容暐以换取燕秦两国和平，但为苻坚拒绝。慕容暐就暗中遣使言之慕容泓，以吴王慕容垂为相国，中山王慕容冲为太宰、领大司马，慕容泓可做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闻，汝便即尊位”。后来西燕与前秦多有战事，慕容暐鼓动长安城中数千鲜卑人作乱，以应进攻长安的西燕军，又设计在家杀害苻坚。事情泄露，苻坚杀慕容暐父子及其宗族，长安城内鲜卑无论男女老少都被斩除。 [↑](#footnote-ref-2)
3. 淝水之战后，谢安受到司马道子排挤。为远离是非，谢安自请出镇广陵步丘，修筑新城。后建造船只，打算泛海返回会稽。但不久患病逝世，重回东山的心愿终未能实现。 [↑](#footnote-ref-3)
4. 淝水之战两年后，公元386年，鲜卑拓跋珪恢复代政权，后改国号为魏。历十载，取代后燕，统一黄河以北地区，与刘宋成南北朝对峙之势。 [↑](#footnote-ref-4)